

西陵峡区明代墓葬所见八卦砖与八卦图

罗运兵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 西陵峡区 4 处明代墓地集中出有八卦砖和八卦图, 它们具有浓郁的道教色彩、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及较强的区域特色, 这为我国道教考古和易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 西陵峡区; 八卦砖; 八卦图

中图分类号: K878.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11)05-0061-08

三峡库区大规模的文物抢救保护工作已告一段落, 清理多年积累的大量各类资料并展开相应的各种专题研究也随之提上日程。宗教考古方面的题材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我们注意到西陵峡区几处明代墓地较集中地出有专门烧制的方形或长方形的青砖, 其中一种可称之为“八卦砖”——多出自“腰坑”, 正面朱绘八卦图案; 还有一种多称之为“契砖”——均出自头龕或竖立于头端墓壁处, 正面朱书有买地券之类的契文, 部分契砖在背面还朱绘有八卦图案。这些青砖多具有鲜明的道教色彩, 应是三峡地区丧葬活动中道教仪式的遗物, 或对我国道教考古研究有所助益, 同时这些八卦实物图也应引起我国易学研究者的关注。有鉴于此, 本人不揣浅陋, 拟从考古学的角度对这批八卦砖和八卦图契砖进行初步的分析, 以厘清其具体出土背景、形态特征、相互关系、墓主身份、宗教寓意与历史背景; 并从易学的角度对这些八卦图的方位作些观察。错漏之处, 恳求方家指正。

—

目前这种八卦砖仅见于湖北秭归庙坪、秭归何家坪、秭归卜庄河和宜昌务渡河 4 处明墓中。这 4 处墓地均处西陵峡, 前 3 处墓地位置相邻不远, 均属于香溪宽谷地带。其中前两处墓地中除八卦砖外, 还同时在契砖上发现有八卦图案。

庙坪遗址位于秭归旧县治所在地归州镇对岸, 与何家坪遗址相邻。共发现了 20 座明墓, 其中 17 座为竖穴土坑墓、3 座砖室墓。“20 座明墓除 1 座分布在 B 区外, 均分布在 A 区, 分布较集中, 年代接近, 墓葬形制与葬俗相仿”。据公布的材料, 该墓地有 4 座墓出有八卦砖, 其中一座为砖室墓 (M46), 另 3 座均为土坑墓, 八卦砖每墓出 1 块, 共 4 块; 有 6 座墓出有带八卦图契砖, 每墓各出 1 块, 共 6 块。^[1]

何家坪遗址位于秭归县郭家坝镇楚王井村 11 组, 共有 9 座明墓, 其中 7 座为竖穴土坑墓, 2 座为石室墓。从简报所公布的材料来看, 有 2 座墓出八卦砖, 1 座为土坑墓 (M6), 另 1 座为石室墓 (M5), 共 3 块; 同时有 2 座墓出有带八卦图的契砖, 均为土坑墓, 每墓 1 块, 共 2 块。^[2]

卜庄河遗址位于秭归县郭家坝镇卜庄河居委会 5 组, 发现明墓 4 座, 其中 3 座为土坑墓, 1 座为石室墓。该墓地共出 4 块八卦砖, 出自 3 座墓, 其中 1 座为石室墓 (M138) 出有 2 块; 该墓地未见带八卦图的契砖。^[3]

务渡河明墓仅清理 1 座, 位于宜昌县务渡河镇务渡河村。“发现时木棺已腐烂, 铁钉锈蚀, 发现有陶屋和写满文字的方石板以及一块墓志。方石板仅拼出一块, 边长 25、厚 5 厘米, 中间写有‘金玉满堂’四字, 四周有个八卦符号”, 墓志表明“死者向后峰卒于万历癸酉年

表一 西陵峡区明墓出土八卦砖与八卦图契砖登记表

墓群	墓号	葬式	性别年龄	契砖	八卦砖	其他随葬器物	纪年
卜庄河	M136	单人葬		1	1		
卜庄河	M138	三人葬	男性 1 名 女性 2 名	1	2	碗 4、罐 1、铜环 1	契砖：隆庆元年（1567 年） 墓碑：万历拾年（1582 年）
卜庄河	M152	双人葬			1		
何家坪	M3	单人葬		1★		陶炉 1、碗 3、罐 1、 铜耳饰 2、铜钱 8、	
何家坪	M5	双人葬			2	玉饰 2、银钗 1、铜钱 7	
何家坪	M6	单人葬		1	1		
何家坪	M9	单人葬		1★			
庙坪	M11	单人葬		1★		碗 1、碟 1、罐 1	嘉靖四年（1525 年）
庙坪	M19	单人葬	男性	1★		陶楼 1、碗 1、碟 1、 罐 1、银耳挖 1、铜扣 2	
庙坪	M27	单人葬	成年人	1	1	罐 1	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
庙坪	M28	单人葬	男性 52 ~ 56 岁	1★		碗 1、碟 1、罐 1	嘉靖四年（1525 年）
庙坪	M32	单人葬	老年男性	1	1	碗 2、罐 1	万历拾三年（1585 年）
庙坪	M35	单人葬	女性 20 ~ 22 岁	1★		碗 1、罐 1	
庙坪	M46	三人葬	- 1：女性 - 2：男性 40 ~ 50 岁 - 3：女性	3 (M46 - 1 : ★)	1 (M46 - 1)	陶楼 2、碗 4、罐 3、 金环 1、	M46 - 2：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 M46 - 1：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
庙坪	M49	单人葬		1★			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
庙坪	M67	单人葬		1	1		
务渡河	M1	单人葬	男性 59 岁		1		万历癸酉年（1573 年）

注：带★者表示契砖上带有八卦图；空白处表示不明或无；其他随葬器物中未注明质地者均为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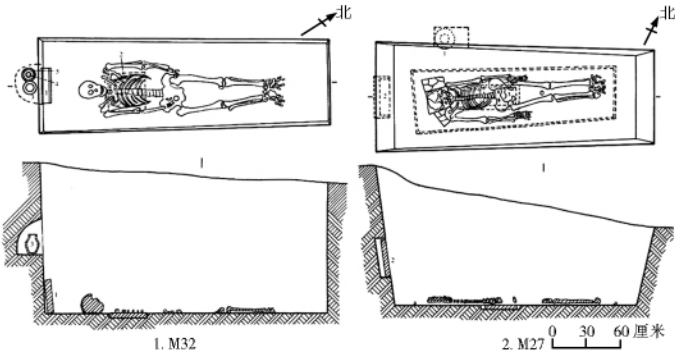
(1573)”。^[4]该“方石板”是否为石质存疑，很可能只是烧制的“青砖”。

上面所提到的八卦砖以及八卦图契砖出土情况详见表一。

二

八卦砖和契砖出土位置相对固定。八卦砖或被称之为“腰砖”，原因就是它多出自“腰坑”或墓主骨架腰部之下（图一：1；图二：2）。从已发表的资料来看，八卦砖绝大部分出自墓主腰部位置下面，但也有一些八卦砖出自墓主胸部位置下面（图一：1）或在大腿部位置下面（图二：2），所以称之为“腰砖”并不全面，而且这些八卦砖有不少直接放置在墓室底部、特别是砖石墓，并无专门控制的腰坑。而契砖则绝大部分出自

“头龛”，如庙坪 12 座出契砖的墓葬其中有 10 座出自头龛（图一：1），但也有部分契砖竖立放置于墓主头端的坑壁处（图一：1），特别是在卜庄河和何家坪墓地，未见有头龛，契砖均竖立放置于墓主头端坑壁处。



图一 庙坪 M32、M27 八卦砖与契砖出土位置图

（M32 中 1 为契砖、2 为八卦砖；M27 中 2 为契砖、3 为八卦砖）

八卦砖和契砖既见于单人土坑墓中（图一），也见于双人（夫妻）或三人（一夫二妻或一夫一妻一妾）合葬墓中，这种合葬墓都是砖室墓（图二：1）或石室墓（图二：2）。要强调的是，不论是单人葬还是多人合葬，每具人骨架下面最多只有 1 块八卦砖、头龕或头端最多也只有 1 块契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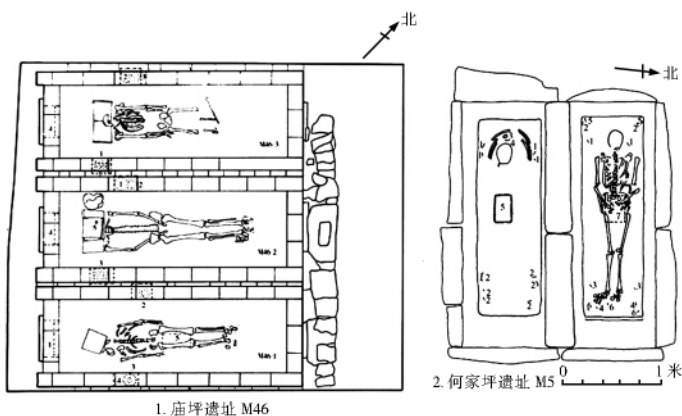
从出土频率来看，契砖远比八卦砖普遍，虽然二者也多共存于一墓中。以庙坪墓地材料为例，12 座墓出有契砖，其中 4 座同时出有八卦砖，但不见单独出八卦砖的。而在何家坪和卜庄河两地均见有只出八卦砖而不见契砖的墓例。

从表一中有墓主性别年龄鉴定信息来看，八卦砖和带八卦图的契砖在两性墓中均有发现，并无明显的年龄性别相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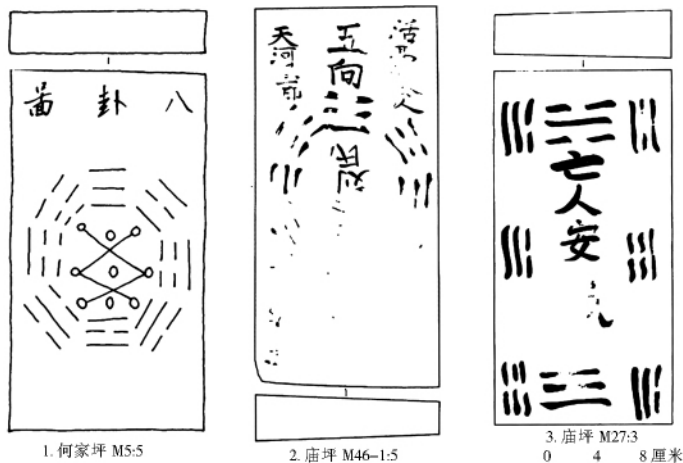
三

除务渡河明墓所出“八卦砖”质地不能确定外，其它墓地所出八卦砖均是陶质，有泥质和夹砂两种，颜色都比较接近，青灰色、灰色或灰黑色。一般烧制火候较高。八卦砖正面所有图文均为朱绘。从型制来看，八卦砖可分两型：

A 型 共 4 块，长方形（图三）。见于何家坪和庙坪两墓地。其尺寸基本一致，长、宽、厚的尺寸分别都在 30、16、4 厘米左右（表二）。由于这两个墓地相距不远，不排除受制于统一的尺寸。何家坪 M5：5，出自



图二 庙坪 M46、何家坪 M5 中八卦砖与契砖出土位置图
(庙 M46 中 M46-1:1、M46-2:4、M46-3:4 为契砖，M46-1:5 为八卦砖；何 M5 中 5、7 为八卦砖)



图三 A 型八卦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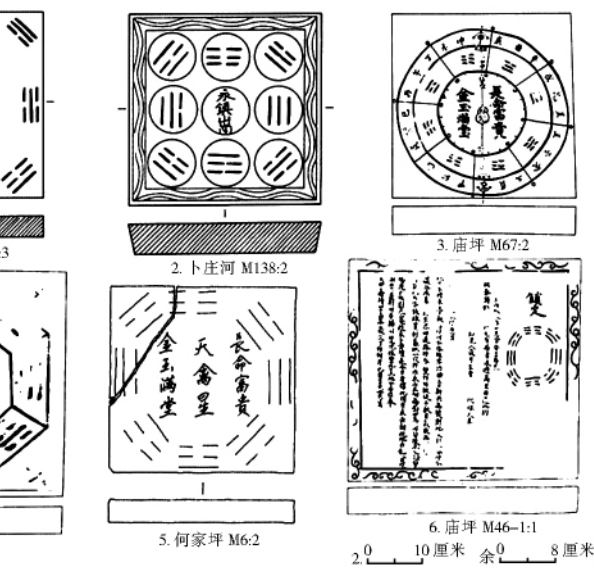
M5 南室，正面上方朱书“八卦图”3 字，正中朱绘八卦图，八卦呈圆形排列，八卦图中间排有

表二 八卦砖统计表

八卦砖编号	质地颜色	形状	长	宽	厚	期 段	纪 年
何 M5:7	陶质青灰色	长方形	30	16	3.5		
何 M5:5	陶质青灰色	长方形	30	16	3.6		
庙 M27:3	夹砂灰陶	长方形	30.4	15.5	4.2	二.3	嘉靖四十三年 (1525 年)
庙 M46-1:5	夹砂灰陶	长方形	31	15.5	2.7~3.8	二.3	嘉靖四十五年 (1527 年)
卜 M152:1	泥质黑陶	方形	36	36	7.2		
卜 M136:2		方形					
卜 M138:2	细泥灰黑陶	方形	35	35	5.5	二.4	万历拾年 (1582 年)
卜 M138:3	细泥灰黑陶	方形	27.6	27.6	3.2	二.4	隆庆元年 (1567 年)
何 M6:2	青灰色	方形	28	28	3.6		
庙 M32:2	夹砂青灰陶	方形	33.2~34	33.5~34	4	二.4	万历拾三年 (1585 年)
庙 M67:2	夹砂灰陶	方形	26~26.8	26.3	4		
务 M1:1	石板 (?)	方形	25	25	5	二.4	万历癸酉年 (1573 年)

小圆圈和直线相连，示意“河图洛书”（图三：1）。庙坪 M46-1：5，正面正中朱绘八卦，八卦呈圆形排列。并有较多朱书文字（图三：2）。庙坪 M27：3，正面朱绘八卦，八卦呈长方形排列，八卦中间朱书“亡人安□”4 字（图三：3）。

B 型 共 8 块，方形（图四：1 ~ 5）。四处墓地均有出土。尺寸不尽相同（表二）。即便是同一座合葬墓卜庄河 M138 所出的 2 块八卦砖尺寸也相差较大，不过该墓墓志和契砖上的纪年相去 15 年，很可能这 2 块八卦砖不是同时入葬的。卜庄河 M138：2，细泥灰黑陶，平面方形，横剖面呈梯形。正面周边刻有方形边框，其中随刻波浪纹，中间阴刻圆圈纹，其内阴刻“永镇山岗”4 字，外围阴刻 8 个圆圈，圈内刻八卦。纹饰、八卦符号、圆圈纹均上朱红色颜料，正面边长



图四 B 型八卦砖和 B 型八卦图契砖

1~5. 八卦砖 6. 契砖

35、背面边长 33、厚 5.5 厘米（图四：2）。卜庄河 M138：3，泥质灰黑陶，火候较高。表面不太光滑，中间朱书“堆金积玉”4 字，周边朱绘

表三 契砖尺寸登记表

契砖编号	陶质陶色	长	宽	厚	期 段	纪 年
庙 M11:3 ★	夹砂青灰陶	27.7	27	3.8~4	一.1	嘉靖四年（1525 年）
庙 M28:4 ★	夹砂灰陶	26.5~28	27	3.8~4.1	一.1	嘉靖四年（1525 年）
庙 M49:1 ★	夹砂灰陶	28	27	4	二.2	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
庙 M19:2 ★	夹砂灰陶	33	32.6~33.6	4.3	二.2	
庙 M35:3 ★	夹砂灰陶	26.8~27.5	27	4	二.3	
庙 M27:2	夹砂灰陶	34.2	33.7~34.7	4.7	二.3	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
庙 M18:4	夹砂灰陶	35	35	4	二.3	
庙 M16:4	夹砂灰陶	35	35.7	4.3	二.3	嘉靖
庙 M46-1:1 ★	夹砂灰陶	33	34.5	4	二.3	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
庙 M46-2:4	夹砂灰陶	33~35.3	34.2	4.4~4.6	二.3	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
庙 M46-3:4	夹砂灰陶	34	35	4.3	二.3	
庙 M32:1	夹砂青灰陶	32.8	33.8	4	二.4	万历拾三年（1585 年）
庙 M29:2	夹砂灰陶	36.8~37.3	34.2~34.7	5.4	不明	
庙 M67:1	夹砂灰陶	29.5~30	29.5	3.3~3.7	不明	
卜 M136:1	泥质灰黑陶	30	30	5		
卜 M138:1	泥质青灰陶	36	36	6	二.4	隆庆元年（1567 年）
何 M3:7 ★	青灰色	35	35.5	4.5		
何 M5:1	青灰色	28.8	28	3.6		
何 M9:1 ★	青灰色	28.4	27	2		

注：★者表示契砖上带有八卦图。

八卦图案(图四:1)。庙坪 M67:2, 正面朱绘三周圆圈,并以直线分割为对等的八部分。外圈内朱书天干地支、中圈为八卦图,内圈朱书“金玉满堂、长命富贵”8字。正中从上至下还有一长串道教的符箓(图四:3)。何家坪 M6:2, 正面朱绘八卦,正中朱书“金玉满堂、天禽星、长命富贵”11字(图四:5)。

《秭归庙坪》报告根据出土器物的形态特征结合纪年文字将 20 座明墓分为二期 4 段,最早的一期 1 段年代在“嘉靖四年左右”、最晚的二期 4 段在“万历拾三年”左右。根据庙坪、卜庄河、务渡河出土有纪年文字墓葬的八卦砖来看(表二),似乎方形八卦砖明显要晚于长方形八卦砖。由于表二中有些墓葬缺乏可供比较或断代的器物,所以整体情况是否如此,目前还不能断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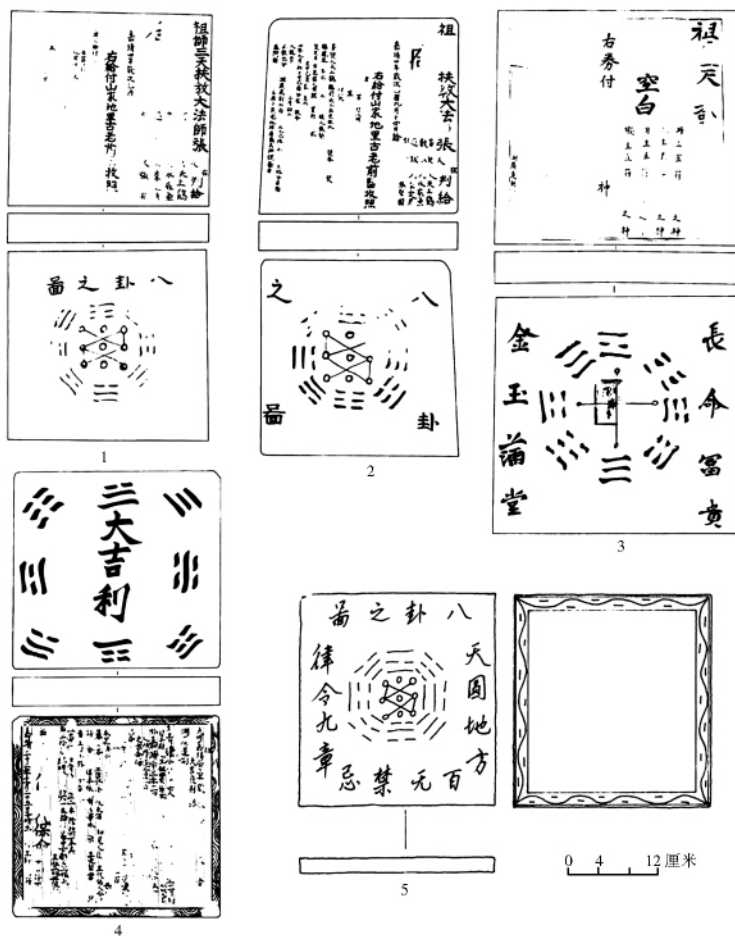
四

契砖全部是陶质、以灰陶为主。契砖形制较一致,都是方形或近方形。契砖正面一般是“买地券”契文,部分契砖同时还绘有八卦图。契砖正面的“买地券”契文以下庄河 M138:1 最为典型(原报告中已刊出全部文字,可参考),其地契文字的纹饰均为阴刻,再在文字和纹饰上涂朱红颜料。

契砖尺寸不尽相同(表三)。根据《秭归庙坪》划分的期段、结合有关纪年文字,似乎晚期契砖尺寸明显较大,总体上,1~2 段尺寸接近,尺寸较小;而 3~4 段尺寸接近,尺寸较大。

目前已公布的材料中,带八卦图的契砖共 8 块。全部出自庙坪和何家坪两个墓地。这些八卦图基本上都呈圆形排列,仅有 1 例较特殊——何家坪 M3:7,八个卦符分两排绘于契砖背面的上下两端。根据八卦图在契砖上的绘制部位,可简单将之分为两型:

A 型 7 块。八卦图绘在契砖的背面(图



图五 A 型八卦图契砖

1. 庙坪 M11:3 2. 庙坪 M28:4 3. 庙坪 M19:2 4. 庙坪 M49:1 5. 何家坪 M9:1

五)。庙坪 M11:3、庙坪 M28:4 和何家坪 M9:13 (正面契文已脱落) 契砖背面的图文比较相近,八卦图之中都有“河图洛书”的简单示意,八卦外围分别为“八卦之图”、“八卦之图”、“天圆地方,律令九章,八卦之图,百无禁忌”朱书文字(图五:1、2、5)。庙坪 M19:2 则在八卦之中朱书“大吉利”3字(图五:4)。庙坪 M49:1 的“金玉满堂,长命富贵”8字则绘在八卦之外(图五:3),这与八卦砖上文字常写在八卦图之中明显不同。

B 型 1 块。八卦图绘在正面,与契文结合在一起。仅见 1 例,庙坪 M46-1:1,八卦图绘在契文的题头(图四:6)。该八卦图契砖与八卦砖共存于 M46-1,这种共存情况目前仅见此 1 例,可能有其他特殊原因。

从八卦砖与带八卦图的契砖基本上不共存的

情况来看,这种带八卦图的契砖可能是普通契砖与八卦砖的简化合并,同时具备二者的功能。

五

八卦砖及带八卦图案的契砖一般出自哪些墓葬呢?从材料丰富、研究较深入的庙坪墓地的情况来看,八卦砖、八卦图契砖均出自一般平民或较富有者的墓中。如庙坪墓地“17 座土坑墓规模较小,多数随葬少量日用陶器,推测墓主只是一般平民。3 座土圻砖室墓的规模略大,随葬品亦多为日用生活器,但随葬的陶楼、金环及罐内的谷物显示,墓主人相对于 17 座土坑墓主而言,拥有更多的财富,是当地较富有者”。^[5]卜庄河、何家坪墓地也有这两类墓葬,随葬器物也基本相同,墓主情况也应与庙坪基本相似。卜庄河 M138 由土圻、石室、砖室、石围墙构成,墓圻长 5.25、宽 4.45、深 2.2 米,有墓碑、石门板、门楣(上雕有石斗拱)、盖瓦石、挑石等,石室内又营造出三个券顶小砖室。该墓规模较大,结构较复杂,墓主屈氏娶有两妻(或一妻一妾),表明墓主人地位较高,但该墓所出墓碑碑文中并无官职记载,表明墓主人只是当地一个富有者。务渡河明墓出土墓志表明墓主人也无官职。所以这些随葬八卦砖、八卦图契砖的墓主人只是一般平民或较富有者,并无权贵。

这些八卦砖、八卦图的出现有什么深刻用意呢,《秭归庙坪》指出八卦砖和契砖的“内容多为与道教有关的八卦图、道符及亡灵与山神的合同等,目的是企盼死者安乐富贵”。

这些八卦砖、八卦图与道教有关是显而易见的。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其理论是由先秦时期的道家发展而来,道家的八卦图也为以后的道教所利用。道教认为,八卦图神通广大,可以镇慑邪恶,即“八卦之图,百无禁忌”。我们还注意到,何家坪双人合葬墓 M5 其北室墓主腰部位置八卦砖下压有 7 枚古钱(分别为唐代开元通宝、宋代元丰通宝和元代至元通宝、大元通宝),民间现在还广泛流传古钱辟邪之说,所以这些古钱入葬也应与辟邪有关。这些古钱与八卦砖放置在一起,表明二者有共同的功能——“永镇山

岗”,以让“亡人安息”。同时,八卦图还被赋予了赐富贵、佑子孙的功能。在现今湖北长阳的土家族居民中,人死安葬时,风水先生须用罗盘在墓穴中复核方位,用禄米(小米)在墓底画八卦,书“长发其祥”、“百子千孙”等字。^[6]长阳与上述几个墓地位置相去不远(这几个墓地所出土的墓主姓氏分别为屈、谭、向等,多为土家族姓氏,不排除死者原本多属土家族),同属宜昌地区。这一民俗与八卦砖习俗在本质是一致的,其所书的“长发其祥”、“百子千孙”等字也八卦砖上的“积玉堆金”、“金玉满堂”、“长命富贵”、“大吉利”之类本意相通。或许这种民俗本是八卦砖习俗的简单延续。

《秭归庙坪》认为庙坪明墓的年代在“嘉靖四年左右”至“万历拾三年左右”。根据这四处墓地出土器物 and 纪年文字,可以推定这些墓地的年代基本上集中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而明朝皇帝大多与道教有着不解之缘,自太祖以来,正统、成化、弘治、正德等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尊道,并在嘉靖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被民间称为“道教皇帝”。嘉靖尊道教,敬鬼神,一生乐此不疲,更有甚者,为了潜心修炼,长达 20 余年不上朝。为修建道观、祭坛,不惜民财,致使明王朝以来的“百余年富庶的平之业,因以渐替”。西陵峡区这四处墓地八卦砖、八卦图的流行应与有明一代的尊道倾向有关,或者直接与嘉靖皇帝痴迷道教的广泛影响有某种关联。总之,西陵峡区明墓八卦砖习俗的兴起与明代中后期的历史背景是相吻合的。

六

八卦图的排列有特定的顺序,也就是易学上所讲的八卦方位,八卦方位一般分为伏羲先天八卦和文王后天八卦两种。

先天八卦方位,如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六十四卦》所载“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相射”,即《说卦》所云“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天地定位,即乾南坤北;东西通气,即离东坎西。天地水火,为四仲卦,艮西北,兑东南,巽西南,



图六 先天八卦图

图七 后天八卦图

震东北，为四维卦。此四仲四维构成先天卦位（图六）。后天八卦方位，如《说卦传》云“以震东兑西，坎北离南、乾西北巽东南，艮东北坤西南列位”（图七）。据传文王观察天象，度量地形，测定乾坤位置不是正南与正北的，而是地偏西南，天偏西北，故将先天八卦进行了修改，衍化成文王后天八卦。

那么西陵峡区明墓中所出的八卦图为何种方位呢？下面我们将对图三、四、五中所列出的八卦图进行逐一分析。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考古报告中所公布的摹图大多有误。卜庄河和何家坪墓地中的部分八卦砖和契砖已发表了彩版，据本人仔细对照摹图和彩版，发现多摹写失真。另外，已公布的摹图中除部分原本图文褪色不清晰外，不少摹写得难辨其方位，甚至不少八卦图中同一卦象竟多次出现。仅有卜庄河 M138:3（图四:1）一例所摹八卦图合乎常见的八卦方位。之所以出现八卦方位难辨，一种可能是摹写严重失真，另一种可能是原绘者本身不很熟悉八卦图，或者过于草率，原本有误。但从发表的彩版来看，所有八卦图均符合八卦方位，所以很可能是摹写时失误所致。下面据七幅比较确定的八卦图略作分析：

1. 卜庄河 M138:3（图四:1），典型的先天八卦方位，由内向外观看。

2. 卜庄河 M138:2（图四:2），原线图东北位置（就本文图片排版方向而言，下同）摹成艮卦，现按彩版改成兑卦。属后天八卦方位，但书写不规范，西南和正南的震卦和艮卦书写时是按从外向内观看的方向，而其他均是从内向外观

看的方向。推测书写者是图一时的简便，未严格按照由内向外观看的书写规则。

3. 庙坪 M67:2（图四:3），应属后天八卦方位，由于无彩版对照，卦画错误处无法纠正。

4. 何家坪 M6:2（图四:5），原线图西北和东南两处卦画有误，现按彩版纠正。属后天八卦方位。由内往外观看。

5. 庙坪 M46-1:1（图四:6），应属后天八卦方位，由于无彩版对照，卦画错误处无法纠正。

6. 庙坪 49:1（图五:4），原线图西南位置摹成坎卦，现按整体布局，更改为巽卦。属后天八卦方位，由内往外观看。

7. 何家坪 M9:1（图五:5），原线图西北和正东位置卦画摹写有误，现按彩版纠正。典型的后天八卦方位。但书写不规范，西北、正西、西南位置的巽卦、震卦、艮卦为由外往内观看方向书写，而其他位置的卦则是由内往外观看方向书写。这一点有卜庄河 M138:2 八卦图有相似之处。

很明显，八卦图中的方位明显是以后天八卦为主，先天八卦仅见一例。而且这些八卦图并非一时涂鸦之作，其所列八卦方位完全准确。不过，这些八卦图的书写似乎并无统一规范，大部分是按由内往外观看的方向书写，也有同一八卦图中出现由内往外观看和由外往内观看两种书写方向，这可能是书写者的草率所致。

很奇特的是，卜庄河 M138 这座墓主较富有的合葬墓中出有唯一的一例先天八卦图，而且与后天八卦图共存。

七

从八卦图实物资料来看，西陵峡区明墓中所出八卦图在易学史应有一定的地位，特别是其中先天八卦图的发现。

中国易学界最早确认的八卦图是在古代文献中发现的。在《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镜部》中刊载有11个带文王八卦图的古镜

(图八:1), 其中年代最早的一块为公元 6 世纪末 ~ 7 世纪初的“隋十六符铁鉴”, 但一直没有发现其实物图。

20 世纪 80 年代公布的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葬中出有八卦图之实图, 该墓葬年代相当于北朝时期, 时间约为公元 5 世纪末 ~ 6 世纪初之间。^[7] 与“隋十六符铁鉴”相比, 这个八卦图可能要早半个到一个世纪, 所这个八卦图是目前所知中国之最早者的实物图。据研究, 该八卦图是文王后天八卦。^[8] 不过, 这个八卦图居然排列了 9 个卦符。^[9]

唐宋以来, 有关八卦实物图已较多见, 其中最为普通的是“八卦镜”;^[10] 明清时期八卦实物图更是多见, 不少普通陶瓷器上都绘有八卦图以作纹饰。^[11] 不过, 西陵峡区明墓中所出八卦图由于其特殊的出土背景和罕见的载体, 与已有的实物明显不同。

最重要的是, 已有研究表明历代八卦实物图基本上都是文王后天八卦图,^[12] 如图八八卦镜中隋、唐、宋三个八卦图都是典型的后天八卦方位。单从这一点来看, 卜庄河 M138 先天八卦图的出土有着重要意义。

八

西陵峡区四处明代墓地集中出有较多的八卦砖和带有八卦图的契砖。本文对这些八卦砖和八卦图契砖进行了初步的考古学分析, 主要包括它们具体出土背景、型态特征、相互关系、墓主身份、宗教寓意与历史背景, 并从易学的角度对这些八卦图的方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

八卦砖出于墓底人骨架下方, 多置于腰部位置, 亦称之为腰砖, 有方形或长方形两种; 而契砖则出自头龕或竖立放置于墓主头端坑壁处, 只见方形一种, 带八卦图案的契砖一般不与八卦砖共存, 这种八卦图契砖可能是普通契砖和八卦砖的简化合并。这些八卦砖和八卦图鲜明地反映了道教驱邪厌胜、安宁死者、福佑子孙的强烈愿望。这些八卦砖和八卦图均出自一般平民和较富有者的墓中, 年代集中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 其中又以嘉靖年间最多, 应与明朝皇帝尊道思想、特别是与嘉靖皇帝痴迷道教的影响有关。这些八卦图的方位排列, 主要是后天八卦方位,



图八 八卦镜

1. 《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所载隋代八卦镜
2. 合肥所出唐代八卦镜
3. 德阳所出宋代八卦镜

同时也见有一例先天八卦。这些八卦图绝非一时涂鸦之作, 其所列八卦方位非常准确, 但书写方向似无统一规范, 多有草率之处。

总之, 这批八卦砖与八卦图其出土背景相当特殊, 道教色彩浓郁, 时代特征鲜明, 为我国道教考古研究提供了一批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先天八卦实物图的发现也是我国易学研究领域的一个不小收获。另外, 这一现象目前极少见于其他地区, 可以作为西陵峡区明代墓葬的一个突出的地域特色。

注释:

[1]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秭归庙坪》, 第 237 ~ 280 页, 科学出版社, 2003 年。

[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秭归何家坪遗址发掘简报》,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三卷, 第 183 ~ 196 页, 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3]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秭归卜庄河》, 第 731 ~ 746 页, 科学出版社, 2008 年。

[4] 戴金刚、杜国荣 《湖北宜昌县发现明代墓志》, 《江汉考古》1994 年第 1 期。

[5] 同 [1]。

[6]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地块志编纂委员会编著 《长阳县志》, 第 665 页, 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2 年。

[7] 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 《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 《考古学报》1984 年第 1 期。

[8] 金一权 《集安五盔坟四号墓八卦图的易学史的意义》, 《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9 年第 1 期。

[9] 郭志成 《集安八卦图考》, 《安阳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10] 齐东方 《玻璃料与八卦镜——井里坟沉船文物札记》,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 年第 6 期。

[11] 徐锡台 《考古发现历代器物上刻铸八卦方位图及其渊源的探索》, 《文博》1993 年第 5 期。

[12] 同 [11]。